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三  
千

关于佛教宇宙观的对话

大千世界

王海林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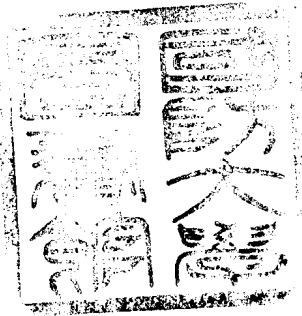


2 021 4834 5

# 三千大千世界

——关于佛教宇宙论的对话

王海林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北京

(京)新登字 132 号

#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宛耀宾 梁 衡

舒 乙 孟纪青

主 编：王志远

副主编：戴维熊 宋立道

秦惠彬 文 庸

主编助理：张世英 李百替

本书责任编辑：文 溪

## 三千大千世界

——关于佛教宇宙论的对话

王海林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160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5000 册

ISBN 7-5072-0319-0/Z·74

定价：(软精装)5.45 元

# 丛书总序

GPA 4445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

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既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望各界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

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教徒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辩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哲学的宗

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田大作在《展望 21 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恩比给予的高度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

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好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九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 文溪编序

王海林先生的《三千大千世界——关于佛教宇宙观的对话》是一本值得各界人都读一读的好书。说“各界”，绝非夸大其词。因为佛教在中国流传两千年之久，上上下下，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没有不知道有一个佛教的，却又没多少能说清这个佛教的。佛教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文化这个角度说，难道不是各界人士都要懂一点才好么？

说王先生此书好，可以列出这样几条来：

一、切入的角度好。“三千大千世界”，几乎是挂在人们嘴边上的常用词组，一种《大千世界》小报，曾发行几十万份。于是，先来讲讲这个“大千世界”是怎么回事。许多接触佛教多年的人，并不一定能将佛教世界的方位层次摆得如此清楚。现代人没有不知道地图之重要性的，本书便提供了一张佛教宇宙地图——空间位置图。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实实在在地解决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哪里是什么的问题，当然方便。此其一好不虚也。

二、介绍的形式好。全书 20 万字，如果写成板着面孔的论文，这么多的材料，未尝不可。但作者偏不去端学者架子，而是采用了大家喜爱的对话形式，一问一答，层层深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由于有问，便常富于启发性；由于有答，便常充满针对性。一问，调动了读者的思维，有了思想准备，增加了求知欲望；一答，满足了读者的要求，加深了认识，或许还能引起

读者的不同看法,以便更进一步探讨。此外,问者是以局外人、门外汉的身份来评的,提供了表述不同观点的方便,也可以表现一般群众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丰富了对话的内容。此其二好不虚也。

三、阐述的内容好。本书初读似易,细读实不易,“层层深入”,几乎包罗了佛教的许多基本原理和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并非简单的一张地图或空间图能比喻的了。这个层次上所说的宇宙观,已从有形的物质飞跃到了无形的精神。王先生居然能将许多深奥的哲学命题和范畴一环又一环地扣在这样一本看似通俗的小册子里,娓娓道来,举重若轻,可以说内在的功夫实在是不浅,否则实在难以如此融汇贯通、一气呵成。不少朋友也搞佛学研究,毛病是虽然自己感觉深入了,但说出货来却一天比一天难懂。这样的深入有意义么?我表示怀疑,一是怀疑有什么用,二是怀疑他是否真懂了。王先生的书没这个毛病,或者说基本没有。此其三好不虚也。

好处还有,但事不过三,点到则已,请读者自己去判断,才真显得出是好是差。

有朋友问,难道这书就没缺点么?有,还不少,只不过从王先生完成初稿到而今,已过去了三年,反来复去起码也改了三四遍,增增删删也不少于四分之一,那去掉的当然都不是优点。如今大模大样的奉献给读者,作者心里高兴,编者心中坦然,缺点还会有,总不至于那么多了吧?倒是希望各界读者看到不妥便指出,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让第二版、第三版……越来越完美!

1992年11月18日

---

# 目 录

---

## 丛书总序

## 文溪编序

|                 |       |
|-----------------|-------|
| 导言.....         | (1)   |
| 一、须弥山四大洲        |       |
| ——一小世界.....     | (8)   |
| 二、三界六道          |       |
| ——一微尘世界.....    | (21)  |
| 三、三千大千世界        |       |
| ——娑婆世界.....     | (39)  |
| 四、二十重华藏世界       |       |
| ——微尘数世界.....    | (57)  |
| 五、华藏玄门毗卢性海      |       |
| ——十方微尘数种世界..... | (64)  |
| 六、三世十方佛         |       |
| ——佛国净土世界.....   | (74)  |
| 七、成、住、坏、空劫      |       |
| ——宇宙生成与演化.....  | (96)  |
| 八、五蕴十八界         |       |
| ——有情世界要素.....   | (104) |
| 九、万有诸法          |       |
| ——万有宇宙要素.....   | (124) |

|                    |       |
|--------------------|-------|
| 十、业力缘起因果           |       |
| ——万有宇宙动转律·····     | (139) |
| 十一、三法印、一实相印        |       |
| ——宇宙人生的趋归·····     | (153) |
| 十二、法界真如            |       |
| ——宇宙的本体·····       | (169) |
| 十三、幻化宇宙之最          |       |
| ——诸宗教宇宙论比较·····    | (183) |
| 十四、惊人的异与同          |       |
| ——佛学与科学宇宙论比较·····  | (193) |
| 十五、佛教宇宙论解码         |       |
| ——拂去佛教宇宙论重重灵光····· | (212) |

# 导 言

P 记者：W 教授，早就听说您惜时如金，打扰您，真不好意思。但我今天非来求教不可，不然我的头脑要爆炸了。

W 教授：呵！如此严重？请道其详。

P：我自从去年底接受了报道佛教类新闻任务以来，简直是饥不择食，凡是找得到的关于佛教的中外书刊我都弄来读了，连涉及佛教的文化史、历史、思想史、哲学史书也不放过，林林总总，不下百部。脑子里塞得满满的，到头来，我反而觉得无所适从，似乎头脑里空空如也。我时而认为佛学无边，不得究竟；时而认为佛学浅薄，不过尔尔。我时而感到清楚不过，时而感到模糊不堪。佛学的底蕴，有时仿佛扑面而来，有时似乎倏尔远遁。

上个月，我决心将头脑里塞满了的互相矛盾的全部抢得的佛教知识、感受抛出记忆仓，将先入之见涤个罄尽。然后，我一头扎进佛教经典的海洋里，结果，情势更糟。原来抛出的又倒灌进头脑里，与现在新装的，互相激荡、冲撞、捣动、奔突，……。不瞒您说，一篇像样的报道也没有写出来，编辑室主任早已怀疑我是否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

W：呵呵，令人同情，也很动人。我理解你，年轻人。好几个青年都有过你这样的遭遇和体验，他们也曾先后来过我家，但

我都因忙一部专著未能与他们详谈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至今想及此事仍感到内疚。看来，你的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尽管我的专著还没有完稿，我还是决定抽出时间和你及时谈谈。

P:那我就成了幸运儿，太谢谢您了。从哪儿说起呢？

W:自然是从我最感兴趣的、最想弄个究竟的问题谈起。

P:请问佛学中最重要、最深奥、最精妙、最有价值、最能体现佛教精神、最有利于把握佛学底蕴和整体的义理是什么？请原谅，我用了这么多最，是不是太鲁莽，不近情理？

W:好个厉害的记者！还说你模糊不堪！这问题提得着实高明。现代著名的佛学家夏莲居居士有一首诗足以道破：

宇宙生死大疑团，  
其余枝叶总无干。  
若从枝叶疑将去，  
欲破疑根事恐难。<sup>①</sup>

P:明白了，是宇宙观，人生观。但是很多学者认为释迦牟尼(Sakyamuni)并不重视宇宙观。美国学者J. M. 肯尼迪就说：“佛陀并不认为对于宇宙的关心是必要的。根据他的意见，试图去探寻世界是如何产生的，那是没有价值的。”<sup>②</sup>日本学者木村泰贤在他的《原始佛教思想论》中也讲了类似的观点。这一点还可以从佛典中得到印证，比如《法句经》(Dhammapadha)中就记载有佛祖的弟子埋怨佛祖没有教给他们世界有限

---

① 夏莲居《净语》净宗学会版 45 页。

② J. M. 肯尼迪《东方宗教与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49 页。

与否的知识。

W: 这样的证据甚至还可以找出许许多多来。最早的系统、周详地描写宇宙构成相状及模式的佛典是《四阿含》(Agama)中的《长阿含经》(Dirgagamas)的《世纪经》,但是更早的佛经巴利文(Pali)《三藏》(Tipitaka)的长部(Dighanikāya)中却没有这些内容。据考,当年释迦牟尼就是用巴利语说法的。巴利文即是经典,而古印度人的典籍完全靠口传声授,当时传授佛典所用的口头俗语就叫巴利语,由此可以推断当年佛陀的确没有将宇宙的讨论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或者根本没有说,不然,口语性的原始的巴利语三藏怎么会不载这些内容呢?——不过,这仅仅是执此一端的道理,你不能不听听执彼一端的道理。

梁启超就非常推重《四阿含》,他认为“真欲治佛学者,宜有事于《阿含》”,“《阿含》为最初成立之经典,以公开的形式结集,最为可信。以此之故,虽不敢谓佛说尽于《阿含》;然《阿含》必为佛说极重之一部分无疑。”“所含佛语分量之多且纯,非他经所及。”<sup>①</sup>

梁先生是个头脑非常活跃的学者,不狙成说。他在研究佛教过程中建立起几个重要观点,其中有这样两条:

“凡佛经皆非佛在世时所有。无论何乘何部之经,皆佛灭后佛徒所追述。”

“凡佛经最初皆无写本,维持闾诵。写本殆起于佛灭数百年后,随教所被,各以其国土之语写焉。质言之,

---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佛教研究史》《说四阿含》篇。

则凡佛经皆翻译文学也。”

你当然已经看到过关于佛教史上的结集的介绍文字，在佛灭后的第四个月的“五百结集”盛会上，有佛陀的从弟阿难（Ananda）这个被佛陀认为是记忆力最强的人诵出经藏，集出的内容即今所谓阿含。会上结集的包括阿含各种内容都通过各种语言以口头形式传播。但没过多久，便传走了样，五花八门的经都产生了。阿难还在世时已发现自己所传的经藏被弄变了味，曾亲加纠正，有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奚落他：

“阿难老朽，言多错谬，不可信矣。”<sup>①</sup>

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佛陀说法的时候，印度的民族和语言都非常庞杂。佛陀为了弘扬佛法、广度众生，说法时常用的是一般公众多能听懂的综合各方言的混成俗语，即所谓巴利语。当时印度语言发展也渐渐产生出一种统一标准的具有整态的普通话，即雅语（Sanskrit），也就是梵语。佛陀说法，也采用过梵语。因此，阿难传出的经藏必然出现“巴利语版”、“梵语版”。

后来的变化带点戏剧性。在佛陀时期业已衰落的梵文字，在佛陀涅槃后百年里，也就是公元前4世纪，居然得到改革而复兴起来，受到印度古典学者的青睐，于是梵文的经藏得到传写。汉文的《四阿含》就是从梵文经藏翻译过来的。而巴利语不仅不通用了，连巴利文字也失传了。直到公元前1世纪，巴利语版经藏才在斯里兰卡得到传写，迟至公元后5世纪，印度摩竭陀国（Mandaha）三藏法师觉音（Buddhaghosa）才赴斯里兰

<sup>①</sup> 见《付法藏因缘传》卷二，转引自梁启超《说四阿含》。



卡用斯里兰卡僧伽罗文字将传于斯里兰卡的巴利语三藏记录下来。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说斯里兰卡巴利语三藏接近于阿难所传经藏或许可以,要说斯里兰卡巴利语三藏就是阿难所传原本却只有打个问号了。

因此,如果把巴利文三藏与四阿含的异同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经藏衍演,倒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但像一些学者企图以巴利文三藏订正四阿含,实在没有多大的益处。

P:您讲了这许多,都不能确切证明佛陀讲述过《世纪经》的内容。

W:但我却证明了佛陀有讲《世纪经》内容的可能。我还证明了这一点,经藏特殊的流布变化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传播(Communication)过程,不管当年五百结集者如何以严厉的态度和宗教戒律将佛经内容控制在“如是我闻”的范围内,还是阿难如何竭尽全力为佛经的歧变正误,都不能改变经藏流布变化的传播属性。受传的大众(Audience)即各国僧众当然不乏像印度本土那些主体性强的高僧,当他们有意无意在传写翻释中企图考稽、补足、揣摸佛陀原义时,也就把自己的主观诠释或阐释和文化心态带进了新定本中,而他们的阐释的主观属性和文化心态又都是在他们所属时代和国家的特殊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氛围中当然既包括政教的有意识,也包含民族的宗教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

P:先生一席话固然精僻深奥、辞宏论高,令我心折,但假设佛陀确实没有讲过或关注过宇宙,那么先生说宇宙问题是佛学的“六个最”,岂不是存在着完全踏空的危险?要知道先生并没有完全排除这个“假使”啊。

W:呵!你忘了,你问的是佛学的“六个最”,而不是佛陀的